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 第六冊

元明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22.081
171
1.6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元明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編印

第六冊 元明史研究論集目錄

元太祖班朱尼河飲水警衆考略	袁國藩	一
元初事變的分析	孫克寬	五
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	孫克寬	一四
元代上都人的生活	費海璣	一八
元史食貨志的「賜賚」	孫克寬	二二
幹脫錢與西域人對華的經濟剝削	孫克寬	二六
元代在緬設置緬中行省考	凌純聲	三〇
元代設於遼東行省之開元路	李學智	三六
元代漢軍永清史氏本末	孫克寬	四九
介紹小林著「元朝秘史之研究」並論重譯「蒙古秘史」	札奇斯欽	五八
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	孫克寬	六七
論乾隆年刊行之明史	李光濤	七二
明太祖御筆	潛齋	七六
洪承疇援遼始末	李光濤	八〇
論洪承疇之招撫江南	李光濤	八九
明成祖向北方的發展與南北轉運的建立	吳緝華	一〇〇

明代建文帝在傳統皇位上的問題

吳 輝 華

一〇六

鄭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

徐 玉 虎

一一〇

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制度考

包 遵 彭

一一五

鄭和下西洋的艦隊組織考實

徐 玉 虎

一二一

星槎勝覽所載鄭和航海行經諸地考

徐 玉 虎

一三一

鄭和航海圖中的「航海名詞」之詮釋

徐 玉 虎

一五〇

鄭和馬姓及「三保」考釋

徐 玉 虎

一五四

關於鄭和的幾種刻碑

徐 玉 虎

一五六

明史中鄭和下西洋年代之譚誤考

徐 玉 虎

一六七

明代四輔官考

吳 輝 華

一七三

明代梁儲晉建極殿大學士正誤

吳 輝 華

一八三

明內閣大學士李賢加官太子少保考

吳 輝 華

一八六

明代初置建州衛衛址考

李 學 智

一八八

明代在中南半島所置十宣慰司

凌 純 輝

一九五

朝鮮史籍中之「移蘭豆漫」與明代三萬衛考

李 學 智

一九九

新民公案

李 潤 孫

二〇八

利瑪竇進京朝貢的時間問題

梁 子 涵

二一一

記明季兵營之積弊

李 光 濤

二一九

袁崇煥與明社	李光濤	二二四
明季流賊的來源	李光濤	二二八
論流賊李自成之陷都	李光濤	二三六
多爾袞山海關戰役的真相	李光濤	二四一
李定國與南明	李光濤	二四四
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	李振華	二五七
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	李學智	二六七
「皇明豎國魯王擴誌」考釋	毛一波	二七六
鄭成功的早年事跡	毛一波	二八一
鄭成功封王考略	毛一波	二八四
南明隆武中鄭成功家族之地位	宋梅村	二八七
黃河在明代改道前夕河決張秋的年代	吳錡華	二八九
漫談「元朝秘史」	姚從吾	二九五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姚從吾	三〇七
蒙古征俄的地理背景	沙學凌	三一八

元太祖班朱尼河飲水誓衆考略

袁國藩

一 與飲從衆十九人

據新元史太祖本紀：

「恭尼計不統，欲詐師來襲，……帝會促成戰，以忙兀特將
兒兒，元魯特將赤台烏魯，大戰至哺，赤台烏魯中
額，王罕始飲兵而退。帝以衆寡不敵，亟引去。……時部衆
潰散，帝左右左右巴剌諸納水，飲水誓衆曰：『異日甘苦相
同，無負我，使我如河之涸。』飲畢以杯與從者，從者亦誓死
相從，無貳志。」

新元史阿剌漢傳復詳：

「阿剌漢西戡塞居氏，……為飲巴剌諸納水十九人之一。」
元史札八兒大者傳亦謂：

「太祖以克烈王罕有隙，一夕王罕潛師來，會促不為備，衆軍
大潰。太祖遁引去，從行僅十九人，……至班朱尼河，……
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
渝此言，有知河水。』諸將莫不感泣。」

故從太祖飲水班朱尼河，或巴剌諸納水者，當為十九人無疑。

二 與飲從衆可考者十四人

此十九人，於元史、新元史、元文類、藝文類集、牧庵集、道園
學古錄、元朝名臣事略、湛然居士集、元遺山詩文集諸書中得十四
人，茲分述如後：

哈散納：新元史本傳謂：「怯烈氏，從太祖征王罕有功，同飲巴
剌納水。」元史本傳亦謂：「怯烈氏，……命同飲班朱尼河水。」

故哈散納為與飲從衆之一。

紹古兒：新元史本傳謂：「麥里吉台氏，太祖時同飲巴剌諸納
水。」元史本傳亦謂：「麥里吉台氏，太祖命同飲班朱尼河之水。」

故紹古兒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阿剌漢：新元史本傳謂：「西戡塞居氏，……為飲巴剌諸納水
十九人之一。」元史本傳，即札八兒大者傳亦謂：「太祖遁引去，從
行者僅十九人，札八兒大者與焉。」故阿剌漢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阿只乃：新元史本傳謂：「亦譯為阿朮魯，幹羅納兒氏，與飲巴
剌諸納水。」元史懷都傳亦謂：「特魯納台氏，祖父阿朮魯，與太祖
同飲黑河水。」故阿只乃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塔孩：新元史本傳謂：「遜都思氏，……同飲巴剌諸納水。」
元史塔阿海傳亦謂：「遜都思氏，祖塔海（按：塔孩）拔都兒，……
嘗從太祖同飲黑河水。」故塔孩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李先：新元史與本史本傳，無此記載，但謂：「亦乞列思氏，
……太祖即你，……授字先千戶。」唯元文類駙馬王阿失在德
碑曾謂：「王族亦啓列氏，高祖季脫（按：李先），從太祖起朔方，
同諸豪傑飲水于黑河，要告盟世，經啓禮城。」故字先亦為與飲從衆
之一。

鎮海：新元史本傳謂：「怯烈氏，……從太祖同飲巴剌諸
水。」元史本傳亦謂：「怯烈台氏，……從太祖同飲班朱尼水。」
故鎮海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耶律阿海：新元史本傳謂：「合桓川尹撒八兒之弟，弟……先
花，……太祖與諸將同休戚者，飲巴剌諸納水為盟，阿海兄弟皆預
焉。」元史本傳亦謂：「大遼之故族也，……王可汗叛盟，謀殺太
祖，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者，飲班朱尼河水為盟，阿海兄弟皆預
焉。」故耶律阿海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先花：新元史與元史皆附其兄耶律阿海傳，如上述，故先花亦為
與飲從衆之一。

懷都：新元史速哥傳謂：「蒙古却烈氏，父懷都事太祖，嘗飲巴
剌諸納水。」元史速哥傳亦謂：「怯烈氏，……父懷都事太祖，嘗

從飲班朱尼河。一故懷都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失魯該：元史無傳，亦未附他傳。唯新元史本傳曾謂：「沼兀烈台氏，從太祖同計巴剌諸納水。」故失魯該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雷里堅：新元史無傳，亦未附他傳。唯元史本傳曾謂：「微兀台氏，祖雷里堅那顏，從太祖與王罕戰，同飲班朱尼河水。」故雷里堅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哈班：元史與新元史無傳，均附達不台傳，然無此記載，但謂：「蒙古元良台氏，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曰忽魯澤，次則達不台，……太祖初建興都於龍朔河，哈班嘗驅羊入貢。」唯據元黃增之黃文獻集，贈太傅安慶武襄王帖木兒神道碑謂：「哈班於王為曾大父，有子曰忽魯澤，則王太父也，以哈必赤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朱尼河之水。」故哈班亦為與飲從衆之一。

哈札兒：即哈撒兒，元史新元史有傳，然無此記載，但謂：「少太祖二歲，……太祖與王罕戰於哈蘭真，哈撒兒別居哈刺溫山，妻于為王罕所掠，獨挈幼子脫走，至巴剌諸納與大祖會。」唯據元史札八兒大者傳謂：「一夕王罕遣兵來，舍卒不為備，衆軍大潰，太祖連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至班朱尼河，糧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遂刺革為釜，出火于石，汲河水煮而喫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與諸人同甘苦，前論此言，有如河水。』」故哈札兒亦當為與飲從衆之一。

三 班朱尼河名稱不一，然皆對音

據上引，則新元史之巴剌諸納水，元史之班朱尼河、班真河、辨水河、班尤尼河、班尤納河、黑水、皆為一地。除黑水或為記載外，餘皆對音。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譯卷一上亦認為：「巴剌諸納，此是澤爾名，太祖與王罕戰，適至澤爾，飲水餐衆，元史所謂班朱尼河是也。」

四 班朱尼河在南而不在北，當和林東，非和林北，洪顯說或誤

班朱尼河，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之註謂：

「考之俄圖，幹難（按：鄂嫩）河北俄羅斯界內，有巴兒諸納泊，俄音似巴兒亦諾泊，北有河曰圖拉，入普果達河，就俄圖觀之，河泊不相連屬，或水漲時通入於河。……俄人游歷至此，謂其地多林木，宜駐夏，可避兵，蒙人尚指是地為成吉思汗避難處也。」

按申報六十週年紀念所出中華民國新地圖，普果達河為石勒喀河之北源，在達爾賓司基北麓，約當北緯五十度以北。山南，為石勒喀河南源之鄂嫩河。是則洪顯班朱尼河，當在達爾賓司基北麓，北緯五十度以北。頗合於類祖馬續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五，外夷附考班朱尼河：

「在和林北，蒙古鐵木真初起兵至此，河水方漲，飲水餐衆曰：『他日當記會同此艱難。』亦謂之班尤尼河。」

和林，據孫克寬教授「元代和林考」：

「和林位於北緯四十八度間，正跨鄂爾坤河，……故和林與班朱尼河，一在北緯四十八度間，一在北緯五十度以北，南北相差兩度，當可謂班朱尼河，在和林以北。」

唯據元史，太祖與王罕戰後：

「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按：畏答兒）四來，那夜起着難了廝殺處宿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幹開台（按：窩闊台）、李羅忽勒（按：博爾忽）、李幹兒出（按：博爾忽）三人。……那夜成吉思汗恐敵來追襲，整治着軍馬，準備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再少頃，又有一人來，……及到來時，幹開台、李羅忽勒疊騎着一個馬，……字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着，看往往印溫都兒山前忽烈安不見今場地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汗整治軍馬，逆着浩勒灰溫魯格勒只惕名字的水，入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去了。」復「自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剌合兀勒時，成了思恩一千三百，依着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兀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合剌合兀入排魚兒海子。」

既謂：「逆着浩勒灰溫魯格勒只惕名字的水，入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去了。」則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必在浩勒灰溫魯格勒只惕名字的水

成吉思汗班朱尼河飲水普衆考畧

上游附近。復謂：「自答蘭穆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勒合河」行動，則答蘭穆木兒格思地面，沿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亦必在合勒河上游附近之地。合勒合河，據清季文田元秘史註：

「貝爾池，亦作市而爾，國語（按：滿語）市而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子。……蒙境內之喀爾喀（按：爲滿語，即黑的河）河是其源。」

清季穆古遊牧記亦謂：

「貝爾諾爾舊作布伊爾測，源出摩克托里山，西北流五百餘里，會數水，入貝爾諾爾。」

是則，合勒合河、合勒合河、喀爾喀河，皆對音，亦同義，爲一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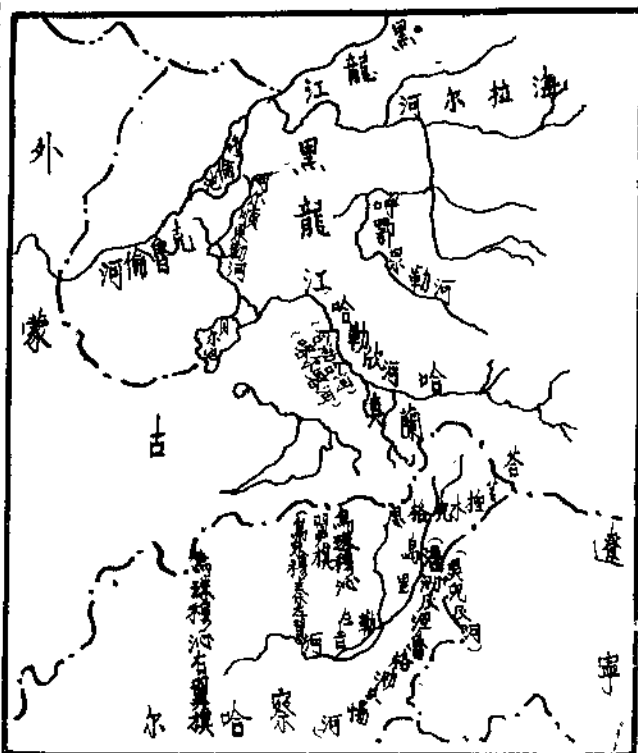
按中報圖，今哈勒飲河，源出布達彬池，西北流，爲外蒙與黑龍江省界河，折而西南流，分流入貝爾池。源流情形，與上引合。故合勒合河、喀爾喀河、合勒合河，即今哈勒飲河。省圖亦有將哈勒飲河，作喀爾喀河者。所以，答蘭穆木兒格思地面與沿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當在哈勒飲河上游不遠之地。水道提綱塞北漢南篇謂：

「唐河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南流曲曲西南三百里許，野鳥夫移奏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野爾濟河，……入右翼，至克勒河漢之地。」

按中報圖，今烏里勒吉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南麓，西南流數百里，實烏珠穆沁左翼旗，至烏圖布里克，折而西流，迤於烏珠穆沁右翼旗。故烏珠穆沁實爲今圖烏珠穆沁之對音，而河之源出流向亦合，所以，吳兒灰河、烏爾虎河，即今之烏里勒吉河，約當北緯四十五度半至四十七度間，去哈勒飲河，

「合勒合（按：蒙語：即黑的河），即今喀爾喀河，源出蒙境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復據清西清黑龍江外紀謂：

「答蘭穆木兒格思地面，地在兀勒灰河上游。」「秘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沿勒灰，即哈勒灰。」



故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在今烏里勒吉河上流。其合元秘史：「逆着洛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入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與「自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勒合河」行動之文意。蓋哈勒飲河，即合勒合河與烏里勒吉河，即吳兒灰河，亦即洛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之河之上游，相去極近。

復據前引元秘史，成吉思汗於戰後，「見日已晚」，即「離了勝處宿了」。當日與戰後第一夜，並未長途行軍，急謀脫遁。及「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三人。」為收集潰散之部眾，必不至兼程逃竄，去戰地甚遠。蓋戰後第二夜，為免敵人追襲，尚「整治軍馬準備宿殺」。及「日明」，即戰後第三日，見二將與子來歸，始「逆着洛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按：今烏里勒吉河）」入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去了。復「自答蘭控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勒合河（按：今哈勒飲河）」行動。

所以，成吉思汗於戰後兩日夜間，必去戰地不至太遠。而戰後避難之班朱尼河，即巴勒渚納水，亦當在今烏里勒吉河不太遠之地。故洪鈞謂班朱尼河，在北緯五十度以北之音果達上游似誤。蓋成吉思汗實無法於大戰之後，在兩夜一日間，兼又收集部眾，行進不至太遠，能自北緯五十度以北之音果達河上流，南下奔至相去何千里之北緯四十七度以南之烏里勒吉河上游。同時，顧祖禹謂班朱尼河，在和林以北，亦似誤。因去烏里勒吉河上流不至太遠之班朱尼河，實當和林之東，而非和林之北。

五 戰地哈蘭真或在今烏里勒吉河上游附近

此役之戰地，據元史畏答兒傳謂：

「太祖與汪罕對陣於哈蘭真。」

元史大 祖本紀謂：

「汪罕兵至，帝與戰于哈蘭真沙陀之地，汪罕大敗。」

新元史 虎赤台傳謂：

「王罕襲太祖於卯溫都兒山，太祖舍促間變，降於合剌合只沙陀。」

元史 汪罕傳謂：

「帝時駐哈蘭真額列特，日出時，命促備戰事，……鮮昆奮勇來戰，矢傷其面，汪罕乃歛兵罷戰。」

元史 汪罕傳謂：

「帝時駐哈蘭真額列特，日出時，命促備戰事，……鮮昆奮勇來戰，矢傷其面，汪罕乃歛兵罷戰。」

元史 七卷載：

「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勒只揚額列特地面歇息。……敵人來了，成吉思馬行了，……排陣立了。」

故哈蘭真、哈蘭真沙陀、合剌合只沙陀、哈蘭真額列特、合剌合勒只揚額列特，皆一地。

復按蒙語，哈蘭真，義為黑的；哈蘭真沙陀，義為黑的河的沙灘；合剌合只沙陀，義為黑的河的沙灘；哈蘭真額列特，義為黑的河的人們沙灘。從語義而論，亦為一地。皆指合勒合河，即喀爾喀河，亦即今哈勒飲河而言。蓋合勒合河，為蒙語，義為黑的河。喀爾喀河，為滿語，亦為黑的河之義。所以，戰地哈蘭真，當在合勒合河，即今哈勒飲河。清李文田元秘史註，亦持此說：

「合剌合勒只（揚），即合勒合河。……即今之喀爾喀河，……其上有地名額列特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蘭真，即此合勒合河只矣。」

唯此地似應在合勒合河，即今哈勒飲河上流。蓋若當該河下流，則大戰之後，不足兩夜一日，成吉思汗實無法自戰地，即該河下游，到達相去甚遠之洛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即今烏里勒吉河上游之地。雖蒙軍能長驅不疲，馬亦能行數百里而無汗，然其間以二將與子來歸，並未急行脫遁也。

六 班朱尼河似在烏里勒吉河上游，李說或誤

元史 汪罕傳謂：

「太祖建突都於班朱納海，即居龍河也。」

李文田 元秘史註：

「居龍河，即臨河對音，臨河即克魯倫河異號，此為呼倫海子（按：呼倫池），不必致疑。」

超為呼倫池，即新元史之巴勒渚納水，元史之班朱尼河、班朱納水、班朱尼水……等。唯據上引元秘史論，成吉思汗於未急行自戰地脫遁之兩夜一日間，勢難自哈蘭真戰地，即今哈勒飲河上游，北上進難於去戰地甚遠之呼倫池，復自呼倫池，南下至尤為遠甚之洛勒灰涅魯格勒只揚名字的水，即今烏里勒吉河上流，並逆該河北上。故李文田說班朱尼河即呼倫池，或有斟酌之虞。

（原載大陸雜誌第一九卷第一二期）

元初李壇事變的分析

孫克寬

一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的第三年——中統三年，公元一二六二，也就是宋理宗景定三年的春天，北中國爆發了一件大事——山東行省大都督李壇叛變，這件事，宋元史均有記載，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二：

「三年春，二月己丑，李壇反，以遼海三城獻於宋，盡殺蒙古戍卒，引麾下趨益都。」

宋史理宗本紀五：

「三年春，二月庚戌，李壇以遼海三城叛大元來歸，獻山東郡縣，詔改遼水為安東州，授理保位宣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事金官爵。」

這場事變，從掀起到結束，時間很短，只到了這年秋天八月，便被蒙古帝國，蒙漢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力平定，李壇也以一死了之。這件事變，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元初漢軍將領一個人的叛變，可是歷史意義却非常深刻，它結束了從蒙古入關金貞祐南渡以後，宋金元在遼海間的紛亂局面，也奠定了蒙古人統一南北的基礎，連帶着把元代漢軍制度與漢軍將領封建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明代張溥曾說過：

李壇二親逆命，久屬難輕，不獨廢棄而彌懷反正；此固涼州張執進其赤誠，而魏博、田宏正，樂與同歸者也。……劉整叛而南臣起費國之心，李壇死而北人絕歸朝之志，景定覆轍，視宣和尤甚，宋亦為可為乎？」（註一）

明人論宋元史事，總是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所以此論只為宋惜，却不知李壇父子的割據局面，與當時天下大勢的關係是多麼重要啊。基於此，我才不得不鉤稽史料，對此事前因後果，重加分析。

二

李壇叛變，正是元世祖初正太位的第三年代，實際距離平踐阼的第二年不過二年。這時阿里不哥（註二）在和林自立起兵南侵，把他打退，威脅尚未解除，四川劉整降（註三），但戰爭不息，南宋自費似進入相又採取強硬政策，拒絕和議，時常派兵北伐（註四）。江漢河淮均須防守，驟然大將叛變，整個山東行省，拔幟歸漢，對初建

國的忽必烈汗，當然是致命的打擊，所以才慎重部署，幾乎出動了全部力量，和他爭衡。不惜斬一宰相——王文統以鎮壓漢人的煽動，假令此事成功，歷史真要重寫了。現在分抄紀傳有關此事的記載，以便利讀史的分析：

一、從世祖本紀中看當時的情況：

（一）事變未發生前元庭對李壇的敷衍：

（1）中統元年六月，以李壇為江淮大都督（壇即上言「獲宋譯者，言實似道，調兵聲言攻遼州」）。

（2）是年秋七月庚午，賜山東行省大都督李壇金符二十，銀符五，俾給所部有功將士。

（3）是月下詔褒賞行省大都督李壇。

（4）二年春正月己酉宋兵圍遼州，己丑李壇率將士迎戰，敗之，輸給金銀符以賞將士。（二月李壇發兵修益都城）。

（5）六月丁巳命李壇領益州路鹽課。

（二）事變起後之部署：

（1）前宣撫副使王磐脫身走至濟南，驛召磐令姚樞問計，對「暨子狂妄即成擒耳。」

（2）甲午李壇入益都，發府庫犒其將校，辛丑李壇遣騎跑滿台，癸卯詔發兵討之。

（3）甲辰發諸蒙古漢軍討李壇，命水軍萬戶解成、張榮實，大名萬戶王文幹，及萬戶嚴忠實會東平。濟南萬戶張宏，歸德萬戶師決，破手元帥韓卒勝等會濟南，召濟南路軍民萬戶張宏，濱棣路安撫使韓世安各修城壘，盡發管内民為兵以備，召張宏及其子弘範率兵二千詣京師。

（4）丙午命諸王合必赤總督諸軍，以不只受不干及趙璧行中書省事於山東。宋子貞參議行中書省事。……許便宜行事。真定、順天、河間、平澤、大名邢州，河南諸路兵皆會濟南，以中書左丞開闢，尚書怯烈門，宣撫游顯，行宣慰司於大名。

（5）己酉王文統坐與李壇同謀伏誅，仍詔諭中外。辛亥勅元

帥阿海分兵戍平濟海口及東京廣甯龍州，以餘兵詣京師，詔諸道括逃軍送屯田嚴其禁。

(6) 壬子李璣據濟南(上距己丑十月十四日)癸丑詔大名洛磁彰德衛輝懷孟，河南真定邢州順天河間平澤諸路，皆籍兵守城。宋兵攻滕州。

(7) 丙辰詔拔都林台將惠州戍兵指濟南，移其民於蔡州，東平萬戶嚴森範，留兵戍宿州及新縣，以餘兵自隨。

(8) 癸酉命史格阿朮各將兵赴濟南，遇李璣軍，悉集大破之，斬首四千，璣退保濟南。

(三) 戰爭的進行與奏凱：

(1) 乙亥宋將夏貴攻符離，戍實萬戶特世安率鎮撫馬興，千戶張濟民，大破李璣兵於高苑。獲其權府傅達……詔以李璣兵敗論諸路。

(2) 乙酉宋夏貴攻新縣。

(3) 夏四月丙戌朔，太宰樹楷鑒誓，圍璣於濟南。

(4) 丙申宋華路分湯太尉攻碯官二州，詔分張希軍千人逐戍兗州。

(5) 丁未李璣遣牛兒招諭部民盧廣，廣錄以獻殺之，以廣權威州軍判，兼捕盜官。

(6) 乙卯河南路王懿子張無僧、杜信等謀為不軌並伏誅，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

(7) 五月戊午新縣陷……庚申蔡璣城圍濟南，璣不得復出口。

(8) 甲子宋兵攻利津將……六月乙酉朔，宋兵攻宿州……戊子漢樸安撫使韓安世敗宋兵於濱州丁河口，己丑達塔察兒帥兵擊宋軍，仍安撫海軍民。

(9) 癸卯太原總管李嚴叔哥、達魯花赤、戴曲薛等，領李璣偽檄，傳行旁郡，事覺錄之。

(10) 七月甲戌李璣窮蹙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獲之，併蒙古軍實家伏誅惟解以徇。

(四) 善後的措施：

(1) 九月戊午，兗州萬戶張弘略破宋兵於新縣，復宿衛二城，舊傳衛觀軍都指揮使李文炳兼山東路總略使，收益集都

以軍充武衛軍。詔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與董文炳會議兵民籍，每十戶推取其二，充武衛軍，其海州東海連水移入益都者亦隸本衛。

(2) 辛卯勅武衛軍及黑軍(註五)會於京師。

(3) 庚申分益都軍民為二，董文炳領軍，撒吉思治民……詔以李璣所掠民為遂其主。……以劉仁傑不附李璣擢益都路總管。

(4) 丁丑……詔益都府官吏軍民為李璣脅從者，並赦其罪。

(5) 四年春正月丁酉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上李璣所傷遼水軍民，及陷宋蒙古女真探馬赤軍數，男七女七千九百二十二人。乙巳詔以諸路漢軍與魯母隸各萬戶管領。

從本紀中各項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有幾個問題：(1) 元庭對李璣並無疑忌，何以猝然叛變？(2) 事變猝發，元庭倉皇應變，所抽調平亂之兵，皆以漢軍為主，差不多動員了漢軍重鎮的董、張、史各家的軍力，最後還是史天澤以宰相統兵，幾告平定。(3) 宋兵後應雖不力，但已淮河而北，同時李璣傳檄及於太原，聲勢之大可以想見。(4) 王文統何以與李璣有隙而被殺？(5) 戰爭平後，即詔各萬戶不啻漢軍，正是此一事實的直捷影響，於是從木華黎以來，北方漢軍封建的局面被打破了。本紀文字敘述簡略，不妨再進而摘引有關傳傳的紀述。

(一) 從元史叛臣傳李王兩傳看此事的線索：

(1) 李璣叛變的蓄謀，據元史二〇六卷李璣本傳說：

「朝廷數徵兵，無詔統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璣親詣帝宮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兵非便，帝然其說。命璣歸取遼海數州，璣遂發兵攻拔遼水相連四城，大張剽掠之功。」

又記述他在世祖即位後「伺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凡數十事。如：「中統元年，璣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遼水，請繕城堞……」

璣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米攻遼水……且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解是悖傲……已運將益兵。」

自陳守略海州「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因上將校以秦等功第狀。」

「二年正月璣言子行中書省，以宋人棄兵糧……千許浦……」

請遣精騎倍道來援……既而來獻進水燒……」

「庚寅環發兵修益都城，且招宋人來攻……」環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降與夫三萬，詔給夫十萬。」

「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請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

「初以其子賈簡質于朝，而潛為私驕，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度簡遂用私驕逃歸，環遂反。」

由此可見李環對叛元歸宋，是處心積慮謀之已久的。

(2) 內外的呼應：這點從王文統傳中所記述的可以概見。據元史同義王的本傳說：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感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環，環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秀蘭師事之，文統亦以女事環，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諸謀，歲上邊功，處張敬勢，皆文統謀也。」

這是王、李兩人結合的開始，此後文統以劉秉忠、張易、和麻希憲的導引，進入世祖忽必烈的左右，進位宰相，其間如何勾結？不見明文，本傳只載他依法之前所發覺的事實：

「二月李環反……人多言文統嘗遣子晃與環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環為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云何？」文統曰：「會環遣人持文統之書自涿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始得驕驕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臣為是言，姑遲其反期耳。」

從這裏可見文統居中對李環一定有很多的幫助，不過說「環遣人持文統之書」何以在起兵之時，自行宣傳同謀的祕密？在情理上，殊難解釋。

(二) 從其他有關人物傳志中，看此一事變之聲勢：

「(1) 蒙古將領所參與是役者：主帥是諸王哈必赤，此人元史失傳，宗王表也不見其名，其他蒙古色目將領參與是役者有：

阿朮：本傳稱：「從諸王拜出帖哥征李環有功。」(拜出帖哥史亦無傳，與本紀所載亦不合。)

懷都：本傳稱：「李環叛山東，從諸王哈必赤平之。」

懷都：本傳稱：「中統三年李環叛，詔懷都從親王哈必赤討之，濟南至四月，環夜出兵四面衝突宋軍，懷都直前奮擊，環退走入城，

懷都盡夜勒兵與戰，秋七月破濟南，誅環，哈必赤第其功居最。」

濟南：本傳稱：「中統三年李環叛，令帥忙兀一軍，圍濟南，分兵掠益都萊州濰平之。」

杭忽思：本傳稱：「中統三年從征李環平之。」

玉哇失：本傳稱：「從世祖征阿里不哥，又從親王哈必赤征李環有功。」

拔都兒：本傳稱：「從征李環圍濟南，身二十餘戰，世祖嘉其能。」

李環：以功賞白金五百兩。」

完者拔都：本傳稱：「中統三年從諸王哈必赤征李環，力戰有功。」

哥都兒：本傳稱：「中統三年從丞相伯顏討李環，以功授百戶。」

(按伯顏入相係在至元年間，世祖本紀和伯顏本傳，都未說他曾率兵征李環，這裏所謂「從丞相伯顏」與史實抵牾。)

撒吉思：本傳稱：「李環叛，命撒吉思率師從宗王哈必赤討之，李環伏謀，哈必赤欲屠城，撒吉思力爭曰：帝從罔治，因撫摩其人，衆情大悅，授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

環故將毛津，欲率諸部謀執撒吉思以歸宋，璋實上變，乃襲璋斬之。」(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記載較詳，本傳可能取材於此。)

直脫兒：本傳稱：「李環叛，世祖命領萬戶為監戰達魯花赤以討之，有功。」

從這些記載裏可以看出，當時的元帝國，實在動員了蒙古鐵騎來平定這次事變，後來至元伐宋大將如阿朮、懷都、濟南散等，都從這一役裏顯露頭角。另有一點在撒吉思傳裏，有毛璋圖變投宋一件事，又可見當時李環的叛變，確是全軍一心，都有滅胡歸漢的企圖。

(2) 漢人有關是役各傳之記載：

王磐：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士，本傳稱其：

李環素重磐，以禮延致之……及環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環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台事。」

這裏關於他如何預測李環的用兵路線，並未紀述，前引世祖本紀又太略，元文類曾載王磐的一篇紀事詩，題是「巨源相遇語舊」(巨

源大概是參與兵事的郎中董巨源)：

「中統三年春二月，變起青齊齊吳越，歸魏將側海咸翻，城郭橫尸野流血！我時幸若賊中來，兵聲糧烟不聞，棄卒無稍鋒虎口，飛達魏將與根亥。天寒日暮齊河縣，破壁荒涼絕煙囪。騎行驛馬魏如我，官吏散地無處喚，與若此地忽相違，行台郎中氣勢雄，聞我白頭遭喪亂，壯我臨難全孤忠，急呼驛吏具鞍馬，使我回路透亨通，明日相隨濟南去，出入條侯營壘中……四郊所木卓枯盡，澤源飲馬波濤空，兇巢腰領青野草，始見齊魯收煙烽……」

從這篇詩裏可以看出李璣起事時的聲勢不小。

璣傳：據本傳：

「李璣謀叛，帝問卿科何如？對曰：使璣乘吾北征之聲濶海橫燕（時方征阿里不哥），閉關屠虜，惟驕人心為上策；與宋達和，負固持久，使吾能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對山東諸侯應援，此成禽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
姚氏曾館東平宣慰，又出入達臘軍幕中（註六），對山東情勢是相當了解的，世祖據此決策，才將李璣兵勢阻扼住。

宋子貞：這是東平的老幕府，對山東的事最為熟悉，本傳說：

「李璣據濟南，詔子貞參謀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璣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璣據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誠與天澤合，遂擒璣。」

張宏範：據本傳：

「中統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璣於濟南……（張）柔成之曰：汝圍城勿進險地，汝無急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璣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營。弘範曰：我營險地，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深廣，璣不知也。明日果擁旗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史天澤：此為平李璣之漢軍主將，據本傳：

「三年春李璣陷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甚盛。繼會天澤往，聞璣入濟南，笑曰宋突入笠，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璣多據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蹙之。乃深溝高壘，絕奔竄；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璣，斬於軍門，謀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津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津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怒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重謙退如此。」

（按此可見當日漢人將帥之多為，蓋聞濟南係參用蒙漢軍，原統帥為親王，其下將帥目人多。）

董文炳：北方漢軍將領，史、張之外，要推董文炳為董氏的第二代，最得世祖的信任，對平李璣事變的關係很大，據本傳：

「三年李璣反濟南，璣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璣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璣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璣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都城降。田、璣之受將，既降，眾遂亂，金璣以獻，配諸軍，使陰殺之，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起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為璣所脅耳，……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將殺之者已眾，皆大悔。璣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文炳至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入城而入，不設警衛……所部大悅，山東以安。」

張榮、張宏：濟南原來是張氏的防地，在李璣事變起後，為璣所攻下，據本傳：

「李璣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却之。」

此傳文簡單，不足以盡當日的事態，據張起巖濟南路大都督張宏行狀（元文類卷五十）：

「公孫姓諱宏……據濟南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中統三年春，李璣叛，兵起益都，率建徒數萬據濟南，前此公聽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至是璣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道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哈必赤

總兵擊之……以公為前導，而璣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募城周六十里圍之，璣既不得出，公率「青齊境上，斷其糧道」……秋七月甲戌璣伏誅，……公請「切兵甲入城」……諸軍肅然！

行狀又述璣於李璣亂中所表現之態度說：

「又聞青、通濟南、濟南公（璣）起曰：國家何負事公，而賊子敢萌！吾壯歲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為者耶？惜吾身老，兵乃宋境，致賊子得肆其虐，吾惟以死捍賊，終不門吾民也……乃諭餘將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璣。」

從這些敘述中，我們可以窺見李璣起事所以不得志者，張氏的掣肘告密，這未嘗不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其已從征平李璣之各漢軍將領：在漢軍將領各傳中有關此役的紀載，摘引之如下：

王珍傳：「李璣叛，哈必赤討平之。」

劉通傳：「于復亨攝萬戶，饒東平軍馬……李璣叛，遣使招復亨，立斬之。時遣兵討賊，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

張應傳（附張子良傳）：「移鎮下邳知歸使府事，李璣叛濟南，以其兵赴州。」

劉思敬傳（附劉城傳）：「中統二年授武衛軍千戶，從討李璣，賜銀六十錠。四年授濟南武衛軍總管。」

鄭溫傳：「三年李璣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棄夜所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失溫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

邱順傳：「四子決襲賊……三年圍李璣，還守惠州。」

趙璧傳：趙璧並非將領，李璣父，他以文臣參議軍事，傳稱「三年李璣反益都，從親王哈必赤討之，璣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車運以饋軍，軍復大振……」從此傳看，圍李璣的蒙古軍，一度困於糧運，可謂他突圍不成，終致坐困了。

張格傳：「三年從征李璣，時宋承璣叛，遣夏貴襲取新縣、宿州等城，移兵攻之，貴走，盡復諸城。」

從上面各項記載的情形來看，平定李璣之役，實在倚賴漢軍將領

之力為多，漢人自相殘殺，幫助蒙古朝廷來平定禍亂，尤其是史、董、張、漢軍三大家族的出力最多，而山東諸侯，也絕不附合李璣，這是華北漢軍間歷史的仇怨，不能和率氏合作，反而增廣軍力，把他擊倒。（率氏一直為南宋忠義，山東諸將，則始起即投蒙古，屢與率氏鬥爭。）真可為浩嘆！

三

我在上面曾提出一個問題來，李璣何以要叛宋？於此應追溯他的家世與元代北方漢軍的構成因素。關於漢軍的構成因素，我曾寫「蒙古之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一書（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其中第二節「貞祐南渡」，第三節「木華黎之招降略地」，第四節「金九公之封建」，與第三章「紅樓賊與南北軍事」的第一節「紅樓賊的紛擾」皆有較詳明的分析，讀者可以參看，此處不再討論，只說李璣的家世和他起事的歷史任務。

李璣的生平據元史叛臣傳：

「李璣小字松壽，潯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璣本衢州子，父當為揚州司理參軍，全蓋養之為子云。」

另據周密著齊東野語卷九李全傳：

「其體魁梧者，乃徐希範之子，實涉閭閻播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視之，涉以希戶向與之念，遂命與字從謙，更名璣云。」（此書所見為石印說庫本，錯字甚多，祝

字從謙，又無他本可校。）

此與本傳所述，其材料大概同出於宋人劉子澄著的淮東備史（註七），也許為仇敵惡謔之詞。可是他父子兩人分別於宋史史記叛臣傳，也真可謂「草莽世家」了。李全一生，也是個大悲劇，事蹟分見于宋金史，均以「紅樓賊」「盜賊流寇」目之。宋史李全傳，冗長拉雜，對他出以譏諷之口吻，似乎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物。我在三十八、九

年間，曾約稿宋金史各傳，寫成「南宋金元間山東忠義軍」一文，所分析的結果，李全似乎並不是一概想像中那麼惡劣！他其實是金人統治下傳統的山東豪傑，是直接繼承耿京、辛棄疾一般人的忠義兵馬，在南宋開禧北伐，已為南宋效力，等到蒙古入關，貞祐南渡，北方大亂之時，他又糾合了山東東部一部海島民，為南宋開闢疆土，却被扼於

南宋正規軍人的傳統成見，與舞文弄法，嗜貨好利的文臣，終致於挺而走險。以忠義始，以叛逆終，做了歷史上的罪人，較之李璣更可憐了。李璣的養子也就是李璣的養母楊妙真，是當時山東方面最了不起的英雄楊安兒之妹，以勇力出名，和奉金以武力結成婚姻。「李璣」花槍掃蕩江湖，在那一場大紛亂，大屠殺中，表露出過人的光芒。奉金死後，全歸北渡，後來李璣的實力，多半是，姑姑輩」的遺產。如果明白了李璣的處境用心，便不難了解李璣起事的動機。

遠在金人佔領北中國，金主完顏亮南侵之前，山東淮海地方，即成為一般不甘屈伏異族統治的義士豪傑們活躍之地。海陵本紀（金史卷五）：

「五年，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連都水監徐文，步至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事李惟忠，宿將將軍藍阿家，率分師九百濟海討之，六月徐文等破張旺、徐元，東海平。」
「八月壬寅，單州賊杜奎據城叛，連都檢點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磐討之。」

東海單州皆淮海區域，在此前後見於史傳的起義者有王九斤之據大名（金主亮南征的前一年），耿聚的聚兵山東自稱天平節度使，後來宋宗開禧北伐，又有「兗人」事再遇兗州人。這些零星事變，正可見人心不死，所以南宋有一種召募忠義的制度，每遇南北事興，常有招募忠義的措置，張俊符離之戰的前後（公元一一六三年）韓侂胄北伐的時期（公元一二〇六——一二〇七）皆見有大批忠義人的活動，奉金即在開禧北伐時，初露頭角。齊東野語事全條記：

「奉金離州人，（行）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客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遂投充漣水縣尉司弓卒，因結黨不逞為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實與日盛，其數誰何。號為奉三統轄，後復還漣水，素屠，常就河洗刷牛馬，於淤泥中蹴得鐵槍……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為眾推服，因呼為李鐵槍，遂挾其徒，橫行濰青間。」

宋史高宗本紀（卷六十八）：

「開禧元年，五月甲申，鎮江都統成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奉金焚漣水縣。」

此條記載，正與野語所稱「投充漣水縣尉司弓卒」相合，可是奉金傳

却沒去當弓手一段。似乎他生來即為「紅樓賊」（註八）似的。實際上金史上所謂紅樓賊，與奉金並不能算是同一系統。紅樓賊之起是金衛紹王的末年。金史僕散安貞傳，對此紀述甚詳，宋史李全傳，亦將山東豪傑的系統詳為紀述。大別之，可分為楊安兒劉二祖兩系，安兒一度曾建德大順帝國，在益都僭號，以耿格為丞相，為僕散安貞所平定。劉二祖翟俱等又自泰安繼起，為完顏亮所擊潰，而那時李全却是獨起一軍在磨旗山一帶，與楊安兒的妹妹楊妙真的姑姑輩（註九）合流，并合兩部力量，在東海岸到淮北一線活動，此時上距開禧已有十一年了。有了十幾年「忠義」經歷的李全，還能算是盜賊集團嗎？所以本質上是「反北投南」。

當奉金投南之後，即為南宋抗禦金兵，這時正是金宣宗遷汴後聽北虎高拱的建議遣兵南伐，淮南北與光黃汝鎮各地，又陷於連天烽火。他在許多戰役中建立功勳，野語說：

「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實作江淮之鬼，不為全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滁州，連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江南，以誓不復北向。」

試想這種沉舟破釜的堅決態度，還不算典型的忠義之士嗎？接著他又建立招降青州張林的大功。畢沅續通鑑一六一全張林以金山東諸鄉附奉全條：

「奉金自齊州還，連人說林平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為兄弟，附表奉書密登漣濰、濱、棣、寶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詞有云：『率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

此一時期南宋的聲威大振，所以纔有彭義斌響應河北（註一〇），捉進劉真定齊皇一帶，連東平嚴實也一度降附呢。金史苗道潤傳（一一八卷），「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奉金，遂有山東實地。」

白華傳（卷一一四）：

「上召：華輸之一曰：奉金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於此可見奉金在淮海聲勢之大，而且對南宋實有屏障江表的作用。至於以後事勢決裂，卒造淮東之亂。實由於南宋廟議不當，統馭無方，又有莽夫許圓的激變（事詳宋史李全傳，許圓以武將換文階，為淮東

別聞」，與殿軍趙葵趙范兄弟的排擠，種種原因所促成，舉一事為例，事全被國青州，宋史紀事本末「事全之亂」篇稱：

「二年（寶慶，公元一二二六年）蒙古圍事全於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營古器長圍，夜布狗營，全援糧路絕，與兄福孫，福曰：……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朝廷聞事全於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五月事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囚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刎，而使其黨鄭行德田四救己。曰：摩如為衣，有身恐無袖耶，今北歸未必不福，全乃降蒙古。」

事全本傳又記述他南下叛變攻打淮揚時選着南朝服裝：

「大元宣差謂之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方耳。」更足見他始終心嚮南宋，變亂興起，實在是挺而走險。這種心理，當為他的兒子——事理所深知。這就種下永不與蒙古妥協的心理因素，一有機會豈能不發動嗎？

事理的叛元歸宋，在南宋當時，正是貴似進入相主戰的期間，一時頗為興奮，元人劉壎隱居通議，文章七，劉後村諸制條，曾盡載當時的制詰，亦算是曇花一現的喜劇。據說：

景定壬戌，山東事理以青齊來歸，授保信尉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復而外夷……我嘉蓋世之豪，首肯歸朝之策，義概英風之糾纓，超動階級之常彝……皆劉潛夫克莊筆也。」

又袁桐清客居士集卷二十七，周瑞州神道碑銘也有關於事理與宋交通的材料：「景定元二間賈相崇隆城下盟，罔宋經宗進奇功。時理有豫軍周公以史館檢閱入對曰：事理由山東來歸，實急而求我，區區一旅，瞭然可見，借援無功，役敗我辱……困獸投林，誠不可使樂意于春……又本傳師友淵源錄（三十三卷）：「青陽夢父西蜀人，使事理，慕其賢，賈相愛之，為剡湖提點刑獄任。」

從這許多引述的記載，可以看出事理此一事變，實在是民族恩怨所造成，可惜宋人應援不力，致于失敗！明人管輅論說「管輅者周之頑民，殷之義士，而文王之肖子也。」我們也可以用這兩行話來評定事理的為人。

四

與事理事變有關的，還有兩件大事。一是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的被殺，一是事理亂平復漢軍的改朝。應再分別予以探究。

先說王文統被殺的因果關係。從元初北方漢臣各傳，及私家有關此事的記載，對王文統皆有微詞，茲摘引如次：

（一）張文謙傳：「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為平章政事，文謙為左丞……文統素忌克，謀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遂求出，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賦稅苟復減省，何以供給……」

（二）郝經傳：「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事理潛師使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理以書止經，經以理書聞于朝。」

元文類卷五十八，收有虛聲撰的「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亦說：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遣將，遣詔使宋，阻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

歸郝經為宋拘囚之罪於王文統，似乎當有此傳說。但事理何以必欲敗金宋之盟，而實似道始終主戰，事理的歸朝，又在賈入相之後，賈也做過「淮聞」，怕是平經策動過事理內向，王文統是否與此謀有關？只有存疑了。

（三）許衡傳：「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道為平章政事，衡、樞策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冀然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點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尊之，實不使數侍上也。」

葉寶點傳書記載：「在帝前面斥文統……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點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

（四）姚燧中書左丞相姚文獻公神道碑：「上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止藩府諸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陸辭。公曰：

文統新當面，彼將以我為奪其位……」

據文統本傳說：

「文統為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為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議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寶鼎、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使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衛太子太保，外保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

這與以上各傳所引，詞意相合，從這裏知道王文統與當時一般庸臣是不相水乳的。本來世祖忽必烈之起，以皇太子而繼居大位，并不依蒙古大汗繼位的慣例（註一）。竟能北平宗族之叛亂，南伐趙宋，開建大朝，大抵賴漢人之助力。又還有金蓮川幕府（註一二）的智囊組織，以劉秉忠、姚樞為首，張文謙、寶鼎，皆是惟權親信之臣，這些人多在懷柔趙宋一帶，正是世祖的藩地。金末元遺山北流，即在這一帶流寓，教化滿洲，如郝經諸人，皆受其影響。姚樞本也是經濟制科之學，但自南下從征，救拔趙宋以後，轉而從事落關心性之學，許衡從他那裏得到這些學問，蔚為大儒，於是被荐入朝，他們這些人都望其為宰相以救世。不料王文統以一個學橫之士，玩弄手段，得到忽必烈的寵任，竟然處居百僚之上，自引起侍從舊臣的不滿。適逢他的舊時府主李璫舉兵造反，這些舊臣們，怎能放得過他，所以在集議時，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武將張柔曰「獨疾聲大言宣稱。」這樣便父子聯名了。可是從文統死後，元庭便不敢再任漢大臣，前引姚樞的中書左丞相文獻公神道碑說：

「二年（中統）文統休沐，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言曰：『西陲之盛固錢物，未若秀才欲反逆。』」

這可以見當時蒙古色目人對文統伏法的一般意見，所以史天澤繼任宰相，便百折浮沉：王澤中宣記事中（秋潤先生大全集卷八一）：

「時既相史公，所事皆倚重焉，丞相曰：『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議未安者，老大通譯其間，為諸君修達耳，相則予易敢言。』」

王澤當時說在中書省，為史氏據史，這憶見聞，所說如此，元史本傳說他「拜相之時，門庭悄然。」正見在朝漢人的憂懼畏懼，自後便沒

有漢人真相了。

其次我們看李璫變後，對於元代漢軍制度的影響。元代的軍制最複雜，所謂漢軍者，大都是金末的北方豪傑，原有防地，為其世有，兼管軍民，像同藩鎮。當太宗以後，漢北汗庭內亂，在北方的版圖，全是這些漢軍人物來維持支柱，大概可分為山後、河北、山東三大集團，山後是劉伯林，河北是史天澤、張柔，山東是嚴實，其餘小的勢力，都可以歸屬這三大集團之內。他們都是萬戶兼領行台，世祖的南復，除去蒙古軍外，便以史氏張氏的部隊為中堅，等到北上爭帝位，也是帶這些漢軍為宿衛。中統建元以後，便想收攬軍權，當時成立侍衛親軍，以他所最親信，而勢力又最大的楊城董氏的子弟董文炳管領。他抽調各部兵力組合這支新軍。李璫變後，又叫董文炳到益都，收服他的舊部併入此軍，為後來北禦叛王，南平江表的勁旅；又趁著戰勝李璫之威，把漢軍各鎮的局面打破。前引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有一段說：

「至元之罷侯守，民益有視其故侯為路人，甚至追呼怒罵如仇讎者，公（家）遵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鳴咽備伏羅拜……公亦悲其能仰視……」

此可供側面的參考。關於此項改制的紀錄，又可從元史兵志及漢軍各傳及文集碑誌中看到，現在略加抄輯於下：

侍衛親軍的建立。元史兵志二（九九卷）宿衛修載：

「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

其「右衛」條，曾記編組的經過：

「中統三年，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董文炳兼山東東路經略使，領武衛軍。命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嚴于十年已合之籍，及照李璫總籍軍數，每千戶內便修習軍士二人，充侍衛軍，并海州、東海、沭州三處之軍屬焉。至元年改武衛為侍衛親軍，分左右翼置都指揮使……」

又兵志二（九八卷）兵制條：

「中統四年二月……以大宗舊制，設官分職，軍民之事，各有司，後多故之際不暇分別，命阿海充都元帥，專於北京、東京、平澤、熱州、益州管領見殺軍人，凡民間之事，毋得預